

t tu  
n'es pas  
revenu

這是一封跨越了七十五年的家書。  
一個從納粹集中營倖存的十五歲女孩，  
於遲暮之年，寫下這段沉重的告白，  
捎給從此未歸的父親。



## 而你， 沒有回來

「也許妳還能回去，  
因為妳還年輕，

Marceline  
Loridan-Ivens

瑪塞琳·羅立登-伊凡斯 —— 著  
蘇禎怡 —— 譯

6

「也許妳還能回去，因為妳還年輕，而我是回不去了。」一九四四年初，  
在德朗西的集中營，父親對她說道。他們同身邊成千上萬的猶太裔法國  
，絕望地等待著軍隊把他們帶向東方……

·羅立登-伊凡斯，年逾八旬的猶太裔法國作家、電影製片人，  
、至今仍在世的大屠殺倖存者。在她十五歲那年，她與父親  
，父親送往奧許維茲，她則被送到比克瑙。  
，父親卻永遠回不來……

，作者在歷劫歸來的七十五  
。在信中，我們讀到了殘酷的青春記憶，讀  
，因為我們是無法從奧許維茲真正的回來！  
的文字中——呈現……行文簡潔，沒

21

6

# mark

這個系列標記的是一些人、一些事件與活動。

---

LOOUS

784 2-8

ET TU N'ES PAS REVENU

你沒有回來



Marceline Loridan-Ivens

瑪塞琳·羅立登-伊瓦斯 著  
蘇禎怡 譯

mark 124

而你，沒有回來

作者：瑪塞琳·羅立登-伊瓦斯 (Marceline Loridan-Ivens)、

茱蒂特·佩利農 (Judith Perrignon)

譯者：蘇禎怡

責任編輯：潘乃慧

封面設計：朱正

校對：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50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87123898 FAX：(02)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T TU N'ES PAS REVENU by Marceline Loridan-Ivens with Judith Perrignon

Copyright © Edition Grasset & Fasquelle, 201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巴黎迪法國際版權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FAX：(02) 22901658

初版一刷：2016年12月

定價：新台幣220元

Printed in Taiwan

# 儘

管發生過這些事，你知道，我曾經是個挺快活的人。我們自有一套快活的方式，為了向悲傷報復，還是得笑笑。人們也喜歡我這個樣子。但是我變了。不是因為苦澀的緣故，我不是一個悲苦的人。我彷彿已經不存在了。我聽廣播、聽新聞，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並且經常對這些事情感到害怕。但這之中已經沒有我置喙的餘地。大概是接受了死亡，或是缺少了欲望吧。我慢了下來。

我想起了你。我回想起你在那裡時給我的字條，那是一張從紙邊上撕下來、不是很乾淨的長方形紙條。我看著你向右偏的斜斜字跡，上面寫的四、五句話，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

第一句「我親愛的小女兒」和你的信尾簽名「史羅因」(Shloime)。我實在不記得這兩句中間還寫些什麼。無論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然而它們就像一個洞，我不想掉下去，便將思緒轉到其他問題上：你從哪裡得到這張紙和筆的呢？你對那個捎信的男人承諾過什麼嗎？今日，這些問題看似都不重要了，但這張摺了四摺的字條、你的字跡、捎信人從你那邊走到我這裡的步伐，證明了我們那時都還活著。為什麼我就是記不得了？只記得史羅因和他的小女兒，兩人一起被流放到集中營。你去了奧許維茲，我去了比克瑙。

從今以後，歷史就如連字號將這兩個地名相連成一個單

而你，  
沒有回來

詞：奧許維茲—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有些人就僅稱它奧許維茲，第三帝國時期最大的滅絕營。時間磨滅、扭曲掉將我們分開的這些事物。奧許維茲背靠著一座小城市，比克瑙則位於鄉村中。如果想要看到另一個營地，必須和自己所屬的勞役隊伍同行，穿過一座大門才行。奧許維茲的男人們望向我們這兒，說：「那裡就是我們的女人、姐妹、女兒消失的地方，也是她們將在毒氣室了結生命的地方。」而我朝著你的方向自問：那是一座集中營，還是一座城市？他被送去毒氣室了嗎？他還活著嗎？在我們之間，隔著草地、木板囚房、哨所、鐵絲網、焚屍爐，尤其是不知對方下落而產生一股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感。看似相隔千里，但照書上說，也就三公里的距離吧。

能在這兩個營區來回走動的犯人為數不多。他是一名電工，負責更換我們昏暗囚房裡的寥寥幾盞燈泡。有一天晚上，也可能是一個週日下午，他來的時候我正好也在那兒，我聽見我的名字「羅森伯格」(Rozenberg)！他走進來，又問：「瑪瑟琳？」「是我。」我答道。他將紙條遞給我，說：「這是妳父親的字條。」

這僅僅幾秒鐘的交流就足以讓我們致死。而我手上卻什麼都沒有，沒有紙、沒有筆可拿來給你回信。這些物品已經遺棄了我們的生活，這些屬於死人的物品，在我們工作的庫房中堆成了一座座山丘，而我們只是一群奴隸，只有一根插在衣服縫

線、吊帶裡面，或放在口袋裡的湯匙，以及一條從衣服上撕下來的碎布，或是地上找到的細線，用來綁在腰上繫住鐵飯盒。我拿出我在分類衣服時，偷到的一小片金子。這片金子就像窮人的寶貝般，藏在一件衣服的摺邊裡。我拿一小塊布將它包起來，卻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該藏在哪裡，也不知道如何在集中營的黑市中交易。我將它遞給電工，希望他能轉交給你。我料到他可能會把這片金子占為己有；在集中營裡，每個人都偷東西。囚房裡常聽到大喊：「有人偷了我的麵包！」我結結巴巴地用我在集中營裡學到的意第緒語和德語跟他說，假如他想將金子占為己有，至少要分你一半。你拿到了嗎？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你的字條，我很確定自己馬上讀了，我沒有給任何

人看，但我跟周圍的人說：我父親寫了一張字條給我。

你還有另外一句話時常縈繞在我心頭，蓋過了所有事情。

那是你在德朗西<sup>(1)</sup>時說的，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會被押送至何處。我們就像所有人一樣，重複說著：「我們要去 Pichipoi。」這個聽來悅耳的意第緒字眼，意指「未知的終點站」。為了讓自己安心，火車開動時，孩子們便說著大人教他們的話，他們要去 Pichipoi 了，一字一句清楚發著每個音節。但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已經夠大了。我換了別墅裡的房間裝潢，不再做孩子的夢，也清掉了玩具，在牆上畫起洛林十字<sup>(2)</sup>，並在我的天藍色書桌上方，掛了前一任屋主丟棄在穀倉裡、一次大戰費

(1) 德朗西 (Drancy) 是遭到流放的猶太人等待被押送到其他集中營的中繼站。

(2) 洛林十字，戴高樂派黨標，代表作者已經不是孩子，變成了戴高樂派。

迪南·福煦 (Ferdinand Foch) 和約瑟夫·霞飛 (Joseph Joffre) 將軍的肖像。你是否還記得我在奧朗日 (Orange) 的女校長請你到學校那一次？她找到我那本日記，黑壓壓地記載著批評生教組長和其他教師的謠言，裡頭擁護戴高樂的言論尤其會讓自己惹禍上身。「您的女兒將被送去紀律委員會，您最好讓她退學。」她說，這都是為了保護我們。她把我的日記留給你。你可能已經看過了，也發現我喜歡上一個男孩。我在回博萊納 (Bollène) 的校車上遇到他，我每個禮拜都將自己的麵包糧票給他，讓他幫我寫數學作業。他不是猶太人。後來你整整兩個月不和我說話。我們也到了一個十五歲女兒會跟父親吵架的階段了。

你很清楚，在德朗西的時候，你們的一舉一動我都看在眼里，一群男人神情凝重，忐忑不安地聚在院子裡，悄聲談論著那駛往東部地區，還有你們逃離過的地方的火車。我對你說：「我們去那邊工作，週日就可以再碰面了。」你回我：「因為妳年輕，可能還回得來。而我，是回不來了。」這項預言就此永恆地猛烈烙印在我心上，就像幾週後刺在我左前臂上的編號.. 78750。

這句預言無意中就這樣緊隨著我，不時會冒出來。當我身邊的朋友一個接著一個消失，最後連算不上朋友的一些人都走了的時候，我還真相信這前半句話。但之後我開始抗拒這個

念頭。我厭惡你說的那句「而我，是回不來了」，竟然一語成讖，將我們拆散，彷彿是用你的性命來抵我的命一般。我還活著，你呢？

有一天，我們在路上擦肩而過。為了新開一條通往五號焚屍廠的路，我的勞役隊被派去打碎石子、拉輕軌翻斗車，以及挖路溝。我們像平常一樣，一列五人走回營區，約莫是在傍晚六點時分。你知道這個時刻不再單單屬於我們嗎？你知道它也被列入許多生還者的回憶錄和書籍之中嗎？因為在這個工業式的死亡集中營，所有還活著、還夢想重逢的猶太弟兄姐妹們，一看到我們見到對方、脫離隊伍奔向彼此，也渾身顫抖起來。



我一頭鑽進你懷裡，你的預言錯了，你還活著。你剛到的時候，他們一定將你判為沒有價值的人，年過四十，因為腹股溝疝氣，你必須戴著一條疝氣帶，拇指上還有一條在工廠受傷所留下的長疤，但是跟我一樣，你的體力還足以讓你充當他們的奴隸。你的任務不是死亡而是要活下去。我真的好開心再見到你！我們又恢復了知覺、觸覺、找回所愛的身軀；這一瞬間雖然讓我們付出很大的代價，但這寶貴的幾秒鐘中斷了為我們所有人撰寫的無情劇本。一名親衛隊隊員<sup>③</sup>邊毆打我，邊罵我是婊子，因為女人在營區裡是禁止和男人交談的。你扶著我大叫：「她是我女兒！」史羅因和他親愛的小女兒。我們兩個人都還活著。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年齡不是問題，在集中營

裡沒有邏輯可言，他們只顧慮到還要殺多少猶太人，我們不是馬上死，就是晚點才死，我們都無法脫身。時間有限，我只能告訴你我的囚房號碼：「我在 27 B。」

我被打昏了過去。醒來時，你已經不在了，但我手中握著你方才偷偷塞給我的一顆番茄和洋蔥。應該是你的午餐吧？我馬上藏了起來。但這怎麼可能呢？一顆番茄和一顆洋蔥。這藏在我身上的兩顆蔬菜，立刻讓世界回復原貌，我又變回一個小孩子，而你又重回父親、保護者、養育者、南錫（Nancy）毛織工廠老闆的角色，那個有點瘋狂、為我們在博萊納南方買了一棟別墅的男子。有一天，你神祕兮兮乘著四輪馬車帶我去那

裡，沾沾自喜地問我：「瑪瑟琳，這個世界上妳最想要什麼？」

Et tu n'es pas revenu

第二天，我們的勞役隊又在路上交錯而過，但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我遠遠地看著你。你就在那兒，離我這麼近，單薄瘦弱的身子穿著寬大的條紋囚衣，但仍像魔術師一樣，是個讓我目不轉睛的男人。你是從哪兒弄來那兩顆讓我和朋友得以溫飽的洋蔥和番茄呢？我們早上起床時只有一點褐色的溫水，我總會省一些下來稍微清洗身子；中午一碗清水湯，晚上則是一小份麵包，還有每週一次，會有一片灰色的假香腸、一小匙甜菜醬或是一小塊人造奶油配兩片吐司。你是從哪兒弄到紙來寫信給我的呢？我們的茅房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來擦拭。剛到

而你，  
沒有回來

這裡時，他們把一條骯髒的四角褲丟在我臉上，我便一小片一小片撕下來擦屁股；每次看到這條令我丟臉的內褲愈撕愈短，我就感到十分開心。

我不知道這兩件事情隔了多長時間。這兩個最後的跡象，或許隔了好幾個月，甚至更短。我的營區位在集中營第一排，正對著焚屍廠。你記下我的營區號碼，捐人帶了字條給我。你沒有在信尾署名「爸爸」或是你的法文名字「所羅門」，卻是用意第緒語簽上你的真名「史羅因」。你回到了你的出生地，那個沒有納粹追捕猶太人的地方。在這個我們不過是一堆 Stricke<sup>②</sup>、一堆肉塊的世界裡，你想必需要確認你的猶太籍身

分。或許，你還在集中營遇到了同族的親戚和遠在波蘭的表親，他們在那兒就是喚你「史羅因」。如今，都過了七十五年，每當我聽到「爸爸」二字，即便說的人只是一個陌生人，仍會讓我嚇一跳。這個字這麼早就離開了我的生命，讓我如此難受，我只能在內心深處含糊地念著，說不出口，也千萬不能寫出來。

字條內容想必是懇求我一定要活下來，要堅強。這些本能支配下所寫出來的慣用語，是一個還保有理智、卻隱約感到再也沒有明天的男人所能寫下的隻字片語，或許還用了動詞變化中的命令式。我寧可相信一顆番茄或一顆洋蔥，也不太相信你

寫給我的話。這些字都已經離開我們了。我們很餓。屠殺還在持續中。我甚至連媽媽的臉都忘了。突然來了一張如此溫暖深情的紙條，我可能像一台饑餓的機器，狼吞虎嚥地讀著，然後將它從腦中抹去。愈想它，就愈讓思念有機可趁；而思念讓人軟弱，喚醒回憶，削弱自我，進而殺掉自我。在真實人生中，我們也會遺忘，但是情感會讓我們在篩選後任其凋零。在集中營裡卻完全相反，我們最先失去情感及感受的基準點。在思想緊繃的情況下，當未來只剩五分鐘可活的時候，當我們失去自我存在意識的時候，我們只能將內心凍結起來以抵抗死亡。

我從未向你求救過。當我想起你時，我看到四歲的弟弟陪

在你身旁，我記不起他的名字「米歇爾」。在我們被捕之前，他一步都離不開你的身邊。你不管去哪兒都將他摟在懷裡，要不他一定黏在你腳邊，緊牽著你的手，像是怕會失去你似的。我可能也藏了一點自己的影子在他嬌小的身軀裡吧。這也是另一種呼喚你的方式。我曾是你親愛的小女兒。十五歲也好，無論幾歲，我都是你親愛的小女兒，而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儲藏對你的回憶。

從我的營區，看得見那些走向毒氣室的孩子。我還記得一個緊抱著洋娃娃、兩眼無神的小女孩，想必她歷經了數個月的恐怖和追捕。他們剛迫使她和父母分離，他們很快就會撕裂她

的衣服。她看起來已經和懷中死氣沉沉的洋娃娃沒有兩樣了。我看著她。我知道這個小女孩腦袋中的喧鬧聲和焦慮，我知道她緊抓著洋娃娃的手心充滿堅定的意志。不過幾年前，我也和她一樣，提著一只裝著洋娃娃的行李箱，裡頭還有一只從前拿來裝假痣的盒子。

你在信上說，你還活著，離我不遠，向我保證戰爭很快就  
要結束，我們馬上就會被釋放了。這封信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呢？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還是再晚一點呢？我們知道登陸和個  
別戰役的日期。末班車隊載來最新的消息。我們總會派一個人  
試著溜進 A 監區，在那些隔離檢疫中，不知會被送去毒氣室

或勞役工作的新人裡，尋找熟面孔。我們總是帶回不少消息。這才知道勒克萊爾（Leclerc）將軍的裝甲師在香榭麗舍大道上列隊遊行，巴黎已經被解放了的新聞。勞役隊伍每天早晨外出工作和傍晚歸營時，集中營的管弦樂隊都會在門口演奏進行曲。得知解放消息的第二天，我們經過樂隊前面的時候，便偷偷地清唱起〈馬賽進行曲〉。然而，這只是從那個我們已經不存在的世界傳來的一小段插曲。毒氣依舊威脅著我們的生命。我們仍在鬼門關前徘徊。只能活在當下的我們，未來只有幾分鐘而已。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燃起希望。希望已死。

匈牙利人來了。你還記得當時每天都有八到十趟車把他們

運來，彷彿那些城市將數十萬人一股腦兒地往集中營倒。不管是數量或是節奏都急速增加。他們扒光匈牙利人的衣服，把他們送進毒氣室。照慣例，先送小孩、嬰兒和老人。其他還要等多幾天才死的，就像圈養牲畜那樣，先關在焚屍廠旁邊一座建造不久的新集中營裡。我們管它叫「墨西哥」，每天上工前都會經過那裡。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加拿大」，那是波蘭女人替分類衣服的地方取的綽號，因為在所有的工作崗位中，那裡最不費勁，所有人都想去那兒工作。在那裡，不小心就會在口袋深處找到一塊麵包頭，或在衣服摺邊裡找到一片金子。換作法國女人，應該會叫它「祕魯」。我們用奇怪的波蘭語將世界地圖縮小重繪在集中營裡。我不知道「墨西哥」的由來，只知道

那代表下一批等死的地方。

我們經過的時候，有些女人會靠近通電的鐵絲網後方，悄悄地問我們問題。她們已經失去自己的孩子，卻仍然抱著一絲希望。我們問：「妳們有他的編號嗎？」她們說：「沒有。」我們朝天舉起雙臂，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編號就是我們的機會、我們的勝利，也是我們的恥辱。我參與建造焚屍廠的第二條滑坡道，她們孩子的屍體剛剛從上頭滑過去。而我現在正要去將這些孩子的衣服分類。

從死亡的嘴裡吐出了這麼多的衣物，讓我被派去「加拿

大」增援時感到非常痛苦。我們處理著那些已化成煙灰的人所留下來攪成一堆的裙子、內衣、長褲、襯衫和鞋子，肉體燃燒的氣味籠罩著整座營區，滲進我們的鼻孔、骨頭，和我們日夜的思想中，向我們預告著同樣的下場。我們手上常拿到一些破舊衣服，或是以薄紙板製成的行李箱中的一雙舊鞋。而他們竟然說猶太人很有錢！那些最殘破不堪的衣服最後都留了下來，而最漂亮的衣物則是送到德國去。我們和你一樣背上畫著紅色的十字架，走在死人的破衣服堆裡。我穿著一件死人的背心、一條死人的裙子、一雙也是某個死人的鞋子，但是在真實人生中，必須要有一些物品或衣服讓你思念某個人。在那兒，有的卻又過多了，無法讓人勾起任何回憶。納粹將這些衣物變成了

一座座山丘，他們手裡拿著馬鞭，騎著單車穿梭其中，車子前方還有一隻狂吠不停的狗帶領著。

我想要一條給囚犯穿的條紋長衫，像雅利安女人一樣，穿著一件式的連身裙，足以遮住身子，又不曾屬於過集中營外任何一個人。我最終還是為這件裙子找到自己的解釋。制服為我們帶來一種必須適應的感覺；制服告訴你，你身在何處，是什麼身分，而有一天你可能可以脫掉它。

我也偷東西。有一次，我偷過一件毛衣，也偷了一根湯匙給朋友，還有這塊我在衣服摺邊裡找到的金子，我還不知道後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來有機會將金子交給你。我還記得身上沒有口袋，不知該藏在哪裡是好。如果我被發現身上有一片金子，一定會被狠狠懲罰。但是又可以信任誰呢？大多數的營區副監督員都是被流放的雅利安人。她們一定會告發我或是搶我的東西。集中營裡的反猶太主義非常恐怖，那些雅利安人，特別是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德國罪犯不斷地羞辱我們。我知道我無法將它一直帶在身上，我們每個月都要將所有衣物送去消毒除蚤。他們發還給我們其他死人的衣服，永遠不合身，總是過寬或者過長。打從一開始剛抵達時，我拿到的衣物就令人難忘：一條及地的裙子、一件小背心、一條散發著消毒劑臭味的骯髒四角褲、一隻過大的平底鞋和另一隻一樣過大的跟鞋。我那時的鞋碼還是三十三

號，從你上一次見到我，我的個子沒長多少。

收到這封信時，我正好被派去處理馬鈴薯。我們離開了「加拿大」，有些女人因為偷東西被送去毒氣室，其他人則是懲戒後派去處理馬鈴薯。我們排成一線，卸下貨車上的馬鈴薯，用前後都有把手的木條箱推車運去倉庫。到處都有納粹盯著我們，害我們連一顆馬鈴薯都偷不了。這天，有個小女孩，她負責拉木條箱推車前面的把手，我在後面，箱子裡裝滿了馬鈴薯。她已經耗盡全力，全身發抖，無法再繼續往前。一名在我身後的親衛隊隊員，不停毆打我的後頸要我快點。我不願意再前進，前面的女孩已經無法再向前一步了。我說自己可以接

手她的位置，換她在後面推。結果，他更用力毆打我，邊打邊罵我是個骯髒的猶太人。我只好往前進，輪子撞上那小女孩的背，每一道頸上的鞭打都逼著我害她受苦。她倒在地上，再也無法起身，那名納粹用槍托給了她致命的一擊。儘管我叫她小女孩，其實她不比年輕也不比我矮，卻是如此脆弱，甚至比我還瘦，在我記憶中就是個孩子。我猜她應該是希臘人，而我害死了她。

我們後來又被派去用十字鎬挖溝。長久以來，我都說那在廚房旁邊；這五十年來，我一直固執地躲在這個謊言裡，不僅對別人，也對我自己。我說：「那在廚房旁邊。」「才不是，



妳太誇張了。那是在毒氣室旁邊。」我的朋友芙列達提醒我。她說得沒錯。從超載運轉的焚屍爐煙囪裡噴出的，已不是煙，而是耀眼的熊熊火焰，正好提供同盟國戰機信號，讓他們猛烈轟炸附近的兵工廠。於是他們改變方式，將被毒死的屍體直接丟到我挖的溝裡，澆滿汽油，讓一條高度十分貼近地面的蛇形火焰燒成灰，以躲避敵軍的視線。

繼匈牙利人之後，又送來了來自波蘭羅茲猶太區的居民。我看見他們走在通往毒氣室的斜坡上。你也是羅茲人，他們之中想必有著我不認識的叔叔、姑姑、遠房表親和祖父母輩。我繼續挖地，不去看身邊的人。我沒有回憶，也沒有未來。沒有

水、沒有食物，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挖著即將用來燒毀五十幾具遠親屍體的溝渠。我既活在當下，也將成為下一個十字鎬下的亡魂，或是被交到集中營惡魔門格勒 (Josef Mengele) 手上，扒去衣服，等他決定把我們送去毒氣室的時機。

我和其他人在特別隊<sup>⑤</sup>叛亂的時候都沒有反應。在兵工廠工作的猶太人提供他們彈藥，但反抗運動內部的非猶太人卻拒絕給他們武器。他們炸毀了那座令他們感到可恥的焚屍爐，那座他們每天都要收拾被毒死的屍體、再丟進火中燒毀的爐子。他們剪斷鐵絲網，要我們和他們一起逃進森林裡，我們只能無力地看著，無法追上他們的腳步。這些好消息已經不關我們的

事了，一切都太遲了。那些逃走的特別隊員最後都被抓回來處死。

你的信也一樣來得太遲了。信中想必寫滿了期許和愛，但我已經不再具有人性了。我害死了那個小女孩，我在毒氣室旁挖溝，我的一舉一動都和你說的話相反，並將它埋入土裡。我為死亡服務。我是死亡的手推車、它的十字鎬。儘管我曾經反覆讀著你的字條，你的話語仍舊這樣輕輕地掠去，消失無蹤。它所講述的已經是一個與我無關的世界了。我已一無所求，唯有將記憶粉碎，才能繼續活下去。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 媽

媽沒有來巴黎接我，沒有人等我回來。我給的是別墅的電話號碼博萊納五十八號。我還記得他們先是打了好幾

通都沒有有人回應後，她才接起來。他們告訴我我回來了，將電話遞給我，我馬上就問你在不在？她沒有回答，只吐出兩個字「回家」。我聽出她話中的遲疑，你沒有回來，然後我告訴她我不想回去。我不記得她是怎麼回我的，反正也不重要。我想見的是你。我大可以好好地待在哈斯巴耶大道上古老豪華的魯特西亞（Lutetia）飯店裡，這裡曾是德國軍事情報機構的防禦總部，解放後就變成集中營流放者的接待中心——像是兩個世界之間的調壓室。我們住在兩人或三人房裡，挨著鋪了白淨床單的空床床腳，睡在地上。我們沒辦法睡在床墊上，腦中只想

著吃。我們的背仍躺在集中營的三層木板床上，胃卻在此處。我們是一群自相矛盾、身心分離的人。我們就是奇蹟。

無論是對在大廳裡查詢名單，或是在人行道上揮舞著標語和失蹤家人照片的人，我一律回答：「所有人都死了。」如果他們硬要給我看家人的照片，我就冷靜地說：「有小孩在裡面嗎？沒有一個孩子回得來。」我不會刻意修飾言詞，我已經習慣死亡了。我就像那些集中營裡的老流放犯一樣冷酷。我剛到比克瑙時，他們只是冷冷地看著我們抵達，連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要當一個生還者，就得忽視他人的眼淚，否則連自己都會溺死在淚水中。

這些人卻留著不走，每當他們看到一輛滿載生還者的巴士出現，都會掀起一陣騷動。魯特西亞飯店似乎也允許他們在那裡等著。我遇到流放初期還在亞維農 (Avignon) 聖安娜監獄時，單獨關在隔壁牢房的牢友。他可是被判了死刑呢。我從沒看過他的臉，當然沒辦法認出彼此，他卻在魯特西亞飯店大廳裡四處找我。每個人都在找人，不一定是在找親戚，也有可能是在尋找在流放路途上，或在地獄般的集中營木板囚房中認識的朋友。他在找瑪瑟琳。我可能告訴過你，我在監獄中用敲擊牢房牆壁的方式和獄友聯繫。我不會用摩斯密碼，只好依照字母順序，「A」就敲一下，「B」兩下，其他字母以此類推。我用這個方法拼出我的名字「Marceline」，總共敲了八十下。很

花時間，卻也讓我們建立起聯繫。我們再見的時候，他說：「他們沒有殺我。他們把我流放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

我大可待在那兒，帶著他和其他人的回憶來逃避我的預感，逃避你的預言，試圖相信你只是在蘇聯或某個地方迷路了。你已經遠離了在飯店對街可輕易重拾的真實人生，那個充斥沉默、有著許多失蹤人口、只是一場戲的人生。沒有你的人。

但飯店沒辦法留我，他們安排我帶著一張集中營生還者的

身分證，上了一輛往南的火車。你可知道我有多不想回去。除了和你的重逢是真的以外，其他的都不算數。我只能和你分享、敘述我的經歷。我回去的時候已經長胖不少，一頭豐盈的秀髮也長了回來，家人從未看過我消瘦的模樣。站在擠滿人的車廂裡，有人說我是還有家可回的幸運兒。然而我身在別處，心卻緊緊繫著你，緊緊繫著一片虛無。十八個小時後，火車抵達博萊納站。媽媽沒有來月台等我。

來接我的是查爾斯叔叔。之後，他便告訴我他是怎麼從奧許維茲被送到華沙，去清除被摧毀的猶太反抗區，以及後來他躲在一輛裝滿瓦礫的馬車裡逃跑，加入波蘭游擊隊，與他們並

肩作戰的故事。他藏起臂上的編號，說服不大想和一名猶太人同夥的波蘭人讓他加入。在德軍徹底潰退時，他和其他人在黑海邊的敖德薩（Odessa）上船，於四月時來到馬賽。然而當他述說自己的經歷時，大家只想把他們一群人關進精神病院裡。他想想還是少說為妙。來接我的那天，他在月台上小心地讓我看他手臂上的編號，說：「我待過奧許維茲，但別跟他們說。他們什麼都不懂。」

米歇爾陪他一起來。他長大了不少，已經八歲了。我跪在他面前問：「你還認得我嗎？」他說不認得，但過了一會又說：「我想妳是瑪瑟琳。」他看起來就像一個被遺棄的孩子，

癡癡等你歸來。

我們在沉默中上路。跨越雷茲河上的大橋時，古爾登別墅就映在眼前。我好想倒車回去。我從來都不瞭解這個地方。我還記得你第一次用馬車載我來時，掩不住興奮地問我：「這個世界上，妳最想要什麼呢？瑪瑟琳？」彷彿你已滿足了心願。我想要什麼？我想要戰爭結束，和你在一起，永遠都不分離，再也不用躲躲藏藏。除此之外，我別無所求。但你堅持要我講，你用一副神秘的口吻說：「我要帶妳去那兒……」你可能期待我歡呼叫嚷著，這就是我夢想中的房子！我沒有這樣說。我還不到問問題的年紀，但也無法瞭解你為何如此激動。戰爭還在

打，我們被迫分隔兩地，過著四處躲藏的生活。貝當（Petain）元帥專政，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在學校唱的愛國歌曲。而你又剛買下一座別墅。你覺得當上別墅主人後，他們就不再把我們看作猶太人了嗎？

其實你心裡很明白，因為你每天都貪婪地讀著各家報紙。你想相信你落腳的這個國家，並且假裝忘記這座別墅其實不在你的名下；原因很簡單，因為你是猶太裔外國人，你沒有權利擁有土地，是你那因為戰敗而退伍的大兒子亨利，在十八歲時歸化為法國公民後，才替你簽下合約。你卻宣稱「自由就在這裡」，像是為了辯解自己沒弄清楚波蘭大屠殺的真相似的。你

可能是因為左拉的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或是看了翻譯成意第緒語的巴爾扎克的作品，深信我們在這裡會很安全，才會在一開始前往美洲的中途，選擇落腳在法國。你怎麼會這麼天真！當你買下這座別墅和周邊的葡萄園時，你可能當真相信貝當元帥鼓吹的「農民精神」，以及所謂的「自由區」，還有答應過逮捕前會事先通知你的市長和警察。我們不但是猶太人，還住在最顯眼的地方。

這座別墅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們。我們多留了一晚。這一晚，我們告訴其他人不要待在家裡，自己卻蠢到第二天才逃亡。多餘的一晚，留在這座多餘的別墅裡。你看到他們是怎麼

占領別墅的嗎？他們把所有剛抓到的人都集中起來，一下子來了一批又一批我們不認識的人，可能是抵抗軍或曾經幫助他們的可疑人士。你的腦門上被槍托狠敲了一擊，還反應不過來，而我笨手笨腳地收拾著行李。一旁的德國人說：「多帶點毛衣，你們要去的地方很冷。」德國人就當著我們的面占有了我們的房子，躲在附近荊棘裡的媽媽和亨利也都看見了。我們已經失去家園了，其實我們從來不曾擁有過自己的家。就算擁有過，也不到兩年的時光，之後就被德國人占為己有了。

查爾斯叔叔、米歇爾和我在一片靜默中回到家。媽媽人在院子裡。她將我擁入懷中，我馬上說：「我不能留在這裡。」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又補了一句，你再也不會回來了。你的預言燒著我的喉嚨。她回答：「好好休息個二十四小時，晚點再說。」這句話完全沒道理。她只想拖延時間。恐怕她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她就像那些善良卻暴躁的人，沒有心機，拙於表達情緒，除了笑就是發怒。你知道她動不動就勃然大怒的個性，對我們大吼大叫，還用力擰我們，永遠只偏袒兒子，女兒不過是她自身的延續。她讓你扮演溫柔和權威的角色。其實她的心腸不硬。我不怪她沒有來魯特西亞飯店或車站月台接我。她根本無理解，或許她也不想知道我是從什麼地方回來的，因為這只會讓她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反應。

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被解放了一年多。媽媽老是在，她試圖收回她在埃皮納勒（Epinal）的店，以及所有我們被偷走的東西，好讓手頭充裕一些。亨利準備要結婚了，還陶醉在自由法國武裝部隊（Force Françaises Libres）勝利的喜悅中。戰後，這些健忘的人只記得自己的英雄事蹟，卻忘記是法國的反猶太主義將我們送進集中營；他們是無法理解我的回憶的。賈桂林進了奧朗日的寄宿學校，米歇爾則住在亨芮特家，我只有週末才會看到他們倆。他們年紀還小，想像力比較豐富，老說你有一天就會突然回家。你只是一時生病，又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迷了路，沒法告訴別人你的姓名和地址。米歇爾總是想跑去車站月台等你。奇怪的是，有時候，我也傾向陪他們

一起胡思亂想幾個鐘頭，讓自己短暫掉回童年的想像之中。十三歲的賈桂林常跑來我房間，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是唯一會來問我的人，但我已經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答她了，也不記得說的時候有沒有刻意保護她？我開始寫作，但寫的東西最後都被我撕掉了。沒有人想要知道我的回憶。我們各有各的回憶，理應拼湊起來，但這些回憶讓我們遠離了彼此。

週間，我會一個人在別墅裡徘徊。夜裡，我常做噩夢，白天也不出門，我害怕過橋去接觸村裡的人，便在這棟偌大的屋子裡惶惶然地四處亂逛，包括兩層樓、二十個房間和一座塔樓，以及四周廣大的葡萄園。回憶湧上心頭，連亨利捉弄我一



頭鬢髮的玩笑話我都記得：「就是該把瑪瑟琳抓起來，綁在掃帚尾端去清掃蜘蛛網！」因為你會為了保護我而跑去教訓他一頓。就算有幽靈我也不會躲開，恰恰相反，我會追逐他們，追著你不放。我還能和誰分享這段經歷呢？我和家人們提過你的信，大家應該都很想知道下文，但我連一個字都記不住，最後他們也就忘了。在集中營裡，我指問那張寫著「我親愛的小女兒」的紙條，留給我的是一股奇蹟般的感覺。但是回到家裡，無論是這座別墅還是我的歸來，一切不再有意義。那張紙條和我似乎都帶著相同的詛咒，注定在被遺棄後，化為一片灰燼。

我還太年輕，猜不透這棟別墅對你的意義。一直要到年紀

大一點後，我才瞭解，你就是要這樣的一棟別墅，才配得上你心中夢想成為的男人的地盤。人還是要上了年紀，才能追上父母親的想法。我知道在波蘭，像你這樣的年輕男子，是如何瞞著嚴肅又虔誠的猶太父親，偷偷學習英國紳士，戴著英式大禮帽，拄著拐杖。你違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娶媽媽是因為你愛她，你想成為你那個時代的現代男人。你對這座有塔樓的別墅一見傾心，它是你自由和成功的象徵。然而，你第一次帶我去參觀別墅時所打造的，是你的夢想，卻不是我的。你問我：「這個世界上妳最想要什麼呢？瑪瑟琳？」之後，再也沒有人這樣問過我。

我回來時，只希望大家把我當孤兒看待。我的朋友都待在療養院，她們還在一起，我好想念她們，好想那些已經去世的，也想著那些回來的，我們是一夥團結面對苦痛的人。我從來沒有像在那裡的時候一樣感到被愛。我現在才知道，當時她們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在集中營時，當一個替親衛隊跑腿的人問我編號時，法蘭索絲要我告訴她：「說我是妳的姐姐。」她當然是希望能幫上我一點忙，不管怎樣，我和法蘭索絲都是這樣的。當人家問你編號時，有可能是件好事。「說我是妳的姐姐。」她悄聲說。我們是從德朗西就認識的朋友。剛到的時候，要不是她硬拉著我繼續走，我早就上了那輛要把我們直接載去毒氣室的貨車了。之後，我病得很嚴重，幸虧她用我的麵包換

來阿司匹靈，讓我逃過一劫，不用去醫護室；她大可把那塊麵包吃掉。可是我沒有說她是我的姐姐。我孤單一人，我只對自己負責，還有你——我唯一的家人。我一直覺得是我害她被送去毒氣室的。法蘭索絲就像我不幸的姐姐，她那對責難似的藍色眼睛讓我愧疚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寧願待在療養院的床上，和其他女孩一起聊著法蘭索絲和我的自私行為，聽她們說這不是我的錯，說我們都是無辜的，看著彼此頭髮漸長，讓回憶在聽得懂的人之間慢慢流逝。我們會重新開始人生，做出不同的選擇，集中營沒有磨滅我們的出身和個性。我多想待在那裡，遠離別墅一陣子，遠離我的

母親，遠離那些在年輕女孩的悲慘命運前，還一副高高在上的人們。

沒過幾天，媽媽就放低了聲音問我有沒有被人強暴過？我還乾淨嗎？還嫁得出去嗎？她就是這麼問的。我這次真的怨她。她什麼都不懂。我們在那裡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我們只是骯髒的猶太種、Stücke（肉塊）、發臭的牲畜。他們只有在結束我們生命時，才會讓我們赤身裸體。

Et tu n'es pas revenu

然而，戰後的猶太人幾乎是瘋了一般，不惜一切代價，以一種密集又劇烈的方式來重建家園。他們希望生活恢復原貌，

而你，  
沒有回來

加快腳步重上軌道。他們想要結婚喜慶，即使是和照片上已消失的人結婚也好，新人佳偶，唱歌跳舞，再多生幾個孩子填補空缺。我才十七歲，沒有人想到要讓我復學，我也不敢要求。對他們來說，我只是個待嫁的年輕女孩。

如果你還在的話，絕對無法接受這種問話，鐵定會叫媽媽閉嘴。你也會要她讓我繼續睡在地上，她不能理解為何我受不了柔軟的床。要忘掉啊，她說。你搞不好也會因為沒有辦法忍受睡在她身旁，而像我一樣睡在地板上，來逃避那重新捉住我們、懲罰我們睡在柔軟床單上的夢魘。有時我對自己說，你會讓我重回學校，我多麼想復學；這你一定比誰都懂，而且你一

定會原諒我的所有行為。我當然是在做夢。

但是只有我們兩個會懂。我們可能不常聊這些事，但即使我們絕口不提，這些陳年往事、腐舊的氣味、見過的人事物和粗暴的情緒，也將一波波向我們襲來，我們應該要兩人一起承擔。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  
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我們收到一封政府公文：羅森伯格·史羅因·弗昂先生，於一九〇一年三月七日生於波蘭新斯武皮亞，經退伍軍人及戰爭受害者部長核定為失蹤人口。

部長應該很滿意自己能「確認」你已經不在了，但他是用「核定」這個詞。國家政府行政的筆誤，把核定你失蹤這件事弄得像是他們一手策畫的。

我還留著這張紙，公文上方的主旨欄掛著兩行字：「法蘭西共和國」、「失蹤證明書」。再來就是這句：經部長核定羅

森伯格·史羅因·弗昂為失蹤人口之理由如下：鑒於此人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博萊納被捕且拘禁於亞維農、馬賽，並移監至德朗西。後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搭列車流放至奧許維茲，再轉送至茅特豪森 (Mauthausen)、格羅斯-羅森 (Gross-Rosen) 集中營。我讀著這張紙，讀的卻是我們被逮捕時的情形——一個法國民兵在院子裡用槍托毆打你，阻止我們往花園深處逃跑。我看見關著我們倆的監獄、在德朗西穿著法國軍裝的獄卒；我認出運送我們的七十一號班車。然後，看到你的預言成真，戰爭結束之時，也是我倆分離的日子。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時候，你仍在奧許維茲，我還留在比

克瑙，但我沒有在那裡待很久。我像剛來的時候一樣，在門格勒的手杖面前轉身接受篩選檢查。我以為自己的死期到了。你還記得嗎？我因為臍疝氣動過手術，門格勒根本看不到我肚裡的傷口正在綻裂流血。當他叫我去排隊時，我以為那就是要被送去毒氣室的隊伍，沒想到最後卻是和其他人一起坐上離開比克瑙的貨車廂。我又離你更遠了，我連火車要開去哪兒都不知道。大概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車子終於停在一個不知名的路中央。天氣很冷，我們在離海邊不遠的森林裡走了大概十多公里（我們能感受到流通在樹林間的海的氣味），終於到了伯根-貝森 (Bergen-Belsen) 集中營。無常別人提醒，眼睛和鼻子已經告訴我們：這裡沒有毒氣室。

再也沒有毒氣了。再也沒有這張隨時可將我們這些從比克瑙死裡逃生的女孩們丟進去的血盆大口了。再也沒有煙囪和焚屍廠，也沒有焚燒屍體的臭味了。我在雪地上搭的帳篷裡，一邊凍得發抖，一邊唱歌。除了一如往常的野蠻行為、饑餓、毆打、疾病和寒冷之外，連命令都寬鬆多了。我們還是有很多勞役工作，但是勞役隊伍制度和在寒風中冗長的點名都消失了。他們把我們這群法國女孩集中起來，選了一位會說德語的人當區長，她叫安·莉茲·斯特恩（Anne-Lise Stern），在德國長大，父親是佛洛伊德的門生，母親則是社會黨人，一家人逃來法國，卻還是被納粹逮到。安·莉茲表面上裝出服從的樣子，暗地裡則是偷偷保護著我們。人性似乎重新顯露出來，但還談

不上希望。我們逃過了毒氣，可惜死亡的威脅仍然存在。

又過了兩個月，二月的時候，我們看到一群從比克瑙長途跋涉而來、疲憊不堪的臉孔。我認出朋友西蒙娜和她的姐妹，以及她的母親雅各女士；幾天後她就因為得了斑疹傷寒，死在集中營冰冷的地板上。她們走了這麼長的路。她們說奧許維茲和比克瑙都在俄羅斯人來之前被清空了，還走得動的人就被槍口硬頂著上路。你應該也在其中，卻和我走上相反的方向。你往南邊走，我朝北邊走。我赤身在雪地裡打滾，藉此來殺死跳蚤並暖活身子。我們沒有東西吃，饑荒和傳染病擔負起滅絕的工作。比克瑙最殘忍的劊子手也來了，骯髒的作風重新上演，

他一再清點我們的人數，他們對數字著魔，即便在潰退時，還是要殺猶太人。這就是他們寧願讓你在路上累死，也不願意把你丟在集中營裡、讓盟軍有機會來救你的原因。

我想像你走在一列瘦骨嶙峋的隊伍中，被親衛隊推著蹣跚向前。失蹤證明上記載著你的路線：從奧許維茲，到茅特豪森，再到格羅斯-羅森。你走了這麼遠的路！往南方起碼走了好幾百公里，又急遽迴轉，回到被重重包圍的納粹帝國，重新北上，往比奧許維茲更北的方向前進。這也代表你還撐得住，沒有倒下，一直走著，讓他們沒有機會在路上殺你。你離開奧許維茲時還有一些體力。你有可能活下去。

而你，  
沒有回來

Et tu n'es pas revenu

我離開的時候，你人在哪裡呢？暴力行為在伯根-貝森一發不可收拾。但我們這群法國女孩又坐上了火車，被送去萊比錫附近、哈根（Raguhn）的容克飛機工廠。我們為打敗仗的工廠工作。我的路線就像是恐怖樂章的漸弱部分，從比克瑙、伯根-貝森到哈根，從滅絕營、集中營到工廠，一切依循著你的預言走。「瑪瑟琳，妳還年輕，還回得來。」那你在哪兒呢？那時已經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了，歷史書上說，蘇維埃軍隊就是在這個時刻解放了格羅斯-羅森集中營。照失蹤證明上的記載來看，這也是你最後的蹤跡。你會是被逃跑中的德國人解決掉之後，被遺棄在公共墳場裡的嗎？應該不是。媽媽從某人那兒得到消息說，曾在奧許維茲看過你，說你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離

開後，就加入了死亡行軍的行列。之後在達豪（Dachau）還有人看過你。你本該待在那兒就好了，但你為了幫助一個沒有你就再也無法前進、可能被德國人打死的男人而重新上路。媽媽則認為你沒有繼續走下去的資格，就這樣被犧牲了。我不相信她的說法。在集中營裡，我們沒得選擇，更別說是怎麼死了。但我讀的資料顯示，在達豪是有可能的，有不少格羅斯－羅森的犯人被轉送到那裡。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在戰後的喧嘩氣氛中再做清算。法國政府大概是大批地寄出死亡證明書，眼前的姓名、地點和大概的日期，恐怕都未經確認就登記上去。我從未相信過法國官方撰寫的歷史。

如今，你是二月還是四月死的，又有什麼重要呢？為什麼還想延長你的痛苦？我也不知道。彷彿我還在和你的預言角力，用我的餘生來換取你的性命。

我不想要你在二月死去。我那時已經不再穿死人的衣服了。在哈根，有人給了我一件我在比克瑙時想要的條紋囚裙。我的背上依然畫著紅色十字，胸前縫著黃星，但我根本無暇理會，因為我有了這條夢想中的裙子。負責守衛的農婦，甚至提供我們針線以便修改合身，還給我們每個人一塊完整的麵包，我們一口氣就把一個星期的分量吞得精光。在工廠裡，我負責將零件與板模分開。因為我個子嬌小，他們讓我站在一個底座



上，但那條生產線好像隨時要把我生吞活剝一樣。有一天，我真的被捲了進去弄得渾身是傷，好幾隻手把我抓出來，那都是命運之手。我沒事。工廠裡的工人混雜著猶太人和德國公民。我還記得其中有個人示意在抽屜裡留了東西給我。裡面放著一個圓錐紙袋，裝滿煮熟的馬鈴薯皮。

我是否又重新燃起希望了呢？無論如何，火車再次出發時，我在萊比錫大膽地躲進一輛不知開往何處的車上。我們知道美國人就在十八公里外。荷內跟我躲在集中營監獄裡的一口棺材裡，多虧這口棺材，我們才第一次有了生還的希望！但是他們在萊比錫車站又重新數了一次人數，少了兩個人，於是他們

們跑回來找我們，找到後就把我們倆丟上一輛卡車。到處都是盟軍不停轟炸的砲火，德國已成灰燼。我想起瑪拉，她叫我們千萬要支持住，要活下去。

瑪拉是我們在比克瑙的女英雄。她是比利時的猶太人，由於會說多國語言，她有權往來各個牢房，並且盡可能地幫助大家。有一天，她和被流放的波蘭反抗軍男友喬裝成親衛隊，開車逃出了集中營。你一定聽過這段故事，因為點名的時候少了兩個人。即使被關在鐵絲網後的我們，約莫有五萬或十萬人（誰知道究竟多少人？），納粹機器得知少了兩人之後，依然勃然大怒。你可能也跟我們一樣，在奧許維茲列隊排了好幾個

鐘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清點人數。我自問這該不會就是有一次，他們為了消磨掉我們最後的力氣，不再有一絲求生意志，而讓我們在外頭跪了一整晚。三週後，因為波蘭農民告密，瑪拉在捷克邊境被抓了回來。她的情人也跑回來，只因他不希望瑪拉以為是他招供的。他馬上就被吊死了。瑪拉則被關進地窖好幾個禮拜，關在一間進去時只能用爬的、連坐都無法坐下的地牢。後來又有一天，他們下令將所有的雅利安人關進牢房，把猶太人都聚集在 B 監區的廣場上。我們好幾千人每五人排成一排，我因為身子矮小照例排在最前面。集中營的親衛隊長官們站在豎起的絞架前，手拉著套索。瑪拉穿著黑衣，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站在推車裡，由其他犯人拉過來。好個完美的大

場面！克拉馬（Kramer）少校鬼吼著說，我們不可能活著出去，我們只是一群臭蟲、骯髒的猶太人！當他在鬼吼鬼叫的時候，我看到有東西沿著瑪拉的身體往下流，是血！看來是有人給了她一片刀片，她割斷了繩子，切開了血管，選擇自己赴死的方式。我當場目瞪口呆，看著鮮血兀自地緩緩流下，彷彿克拉馬的鬼吼鬼叫與它無關似的。突然間，有一名親衛隊長官發現了，便抓住瑪拉的手臂，但她已經自行鬆綁，接著給了他一記耳光，把他打倒在地。趁著這幾秒鐘騷動，瑪拉用法語說：「殺人魔，你們很快就會付出代價的！」又朝向我們說：「不要怕，很快就會有解決辦法了。我知道自己曾經自由過，妳們不要放棄，千萬不可忘記。」他們立即把她架回推車上，下令將我們

關回牢房裡。監獄收封！關於瑪拉的死法，後來流傳著很多版本——他們終於殺了她，吊在別處的絞刑台上，或是把她活生生地丟進焚屍爐。我們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在討論瑪拉，卻還是不敢相信她的承諾。

直到上了這輛即將把我們載往萊比錫的卡車，我才肯相信瑪拉的話。抵達車站時，他們把我們丟到斑疹傷寒患者的車廂裡，假如我們還在比克瑙，絕對會被丟進毒氣室。我們展開為期十天被關在車廂裡的奇怪路程。我們沒注意到那些德國守衛全跑光了，我們在車廂裡，只能數著堆在一起的屍體。我們一共有二百二十人，疾病很快就失控擴散，死亡人數急速攀升。

我們把屍體堆在車門前，就這樣挨著他們生活、呼吸。你呢？那時你又在哪一邊？死的那邊，還是生還者的這一邊？在車廂裡，這是唯一算數的邊界，同時間在車廂上方，猛烈的砲轟依然持續著。火車拖拖拉拉，緩慢前進，像是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有一天，我在某人的口袋裡摸到一塊麵包，花了一點時間才取出來。我在「加拿大」時，雖然也會翻找死人的口袋，但只需要翻衣服，沒有屍體裹在中間。最後，我終於把那塊東西偷出來和荷內分享。有時火車停下來，他們會把門打開，我們就向他們要一些冷卻火車引擎的水。我還會去找蒲公英，這是我唯一認識的可食用植物。當火車終於停下來時候，上頭一個德國人都不剩，只剩我們和火車司機。我們抵達捷克共和

國特雷津 (Theresienstadt) 的猶太區，留在當地的最後一批居民將車廂門打開，先是看到一具具屍體滾下來，才看見我們這群饑餓的動物，瘦削的臉孔上鑲著一雙恐怖大眼。他們這才瞭解到離開的人最後都變成我們這個樣子，以及最後面對的下場。他們跑去找東西給我們吃。就像動物一樣，車廂裡的女孩搶奪著食物。我看著這番景象，不和她們爭。這倒不是說我比其他還清高。可能我也有過她們這樣子的時候，但我寧可忘掉。我也不是完美無缺的。

我從載滿屍體的火車活著離開。你說：「妳還能回來，瑪瑟琳，因為妳還年輕。」而你呢？一九四五年四月的這個時候，

而你，  
沒有回來

你還活著嗎？荷內得了斑疹傷寒。我的身上布滿疥瘡，胃在流血。俄羅斯人解放了猶太區，因為疾病的關係，他們很快就下令將病人隔離檢疫。我逃走了，我們已經感受到另一場你不會得知的戰爭正在醞釀。世界將分為兩個政治集團，東歐不久將遭到蘇維埃政權的桎梏，西歐則有美國人保護。我和其他人朝六十公里外的布拉格走。一名男士幫我把肚子包紮起來。我改變方向朝美國占領區去。我們漫無目的地走，不知走了幾天，既不瞭解也搞不清楚我們究竟經歷了什麼。我們拖著腳步前進，只知道納粹輸了，但一切都太遲了，我們甚至開心不起來，苦痛是如此沉重，只留給我們恐怖和失落的感觉。你在哪裡？我只想著你。但我不會在人群中尋找你的蹤影。我們不會像這

樣重逢了。

我們終於來到比爾森 (Pilsen) 的遣返營。一名工作人員說：「除了戰俘以外，我們不負責將猶太人遣返回國。」戰俘為我們辯護，說如果我們不走，他們也不走。我到了薩爾 (Sarre)，第一次有人問我住址，遞給我一條裙子、一條內褲和一張流放者的身分證明文件。這是我第一次給人別墅的電話號碼：博萊納五十八號。

你已經死了。我想你大概就像我在回程路上看到的那些無名屍。我想像你雙臂岔開、兩眼圓睜的樣子。一具見證過死亡、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也看著自身死亡的屍體，一具沒人會歸還給我們的屍體。

三年後，當你的失蹤證明寄來時，我們仍抱著希望，但沒有真的在等你回來。米歇爾不再吵著要去車站。亨利娶了瑪麗，婚禮辦得很盛大。我和姐妹們一樣，穿著一條藍色裙裝，北上巴黎，住在巴黎東站旁的「終點站」旅館裡。你一定會喜歡這場猶太婚禮，為你的長子、自由法國武裝部隊的英雄感到驕傲。他將和瑪麗繼續嶄新的人生；瑪麗在我們家跟我們一起被逮捕，但她和她的家人最後都從集中營生還。婚宴在時尚的餐廳「奧塞宮」舉行。同桌客人都避免談到集中營，但節慶禮服只是他們的盔甲。我才不相信這些週日婚禮，更別說那幾件

被丟在「加拿大」衣服堆上的白裙。我身上永遠附著著焚燒屍體的氣味，背負著集中營的這些衣物堆。我就是靠著這股頑強才活下來。

媽媽也再婚了。她卻瞞著我們，一個字都沒說。之後才向我們宣布。我不怪她。我厭惡的是她結婚的方式和她選的男人。那個男人的老婆和五個孩子都死在集中營裡，整天遊手好閒，喜歡打牌，只會向媽媽伸手要錢。我們都不喜歡他。怎麼有辦法對他產生好感呢？我可能還因此做過一些奇怪的夢。我進去他們的房間，把牆上掛的畫都拆下來，特別是你和祖父母的肖像。我讓你離開這間她再也不是一個人睡的房间。我這才

瞭解到，這件事和收到你的失蹤證明都發生在一九四八年。或許，媽媽就是需要這一紙證明才能再婚吧。

證明上寫著：失蹤者家屬於失蹤者失蹤滿五年後，可寄普通信函給共和國檢察官，要求將失蹤宣告轉換為死亡宣告。若失蹤者為法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身分者：被動員入伍者、戰俘、難民、流放者或政治拘留者、自由法國部隊成員或法國內務部隊成員，被義務勞動法徵調的平民或拒絕徵調者，家屬可直接辦理死亡宣告。但你不是法國人。你在戰前想盡辦法獲得這個夢想中的國籍，卻徒勞無功。你愛這個國家，但我不確定它也愛你。我記得你的聲音、你的腔調、那些你發音不準的

上有奧許維茲的痕跡。你不是為法國而死，而是法國送你去死的。你真的錯愛它了。

至於其他事情，你倒是看得很清楚。我回來了。

字；你的法文說得不差，但也好不到哪裡去。你唯一的身分只是外國猶太人。我們還要等到滿五週年，才能正式宣告你死亡。媽媽因為是英雄的寡婦，順利成為法國人。我則像那些士兵一樣擁有特權，入了法籍。

博萊納的死者紀念碑上刻有你的名字，不過也是過了許久之後，因為市長提議才刻上去的，但他不願意把你的名字跟他為法國犧牲的人名區分開來。我堅持要寫上你是「被流放」到奧許維茲的。他回覆說那並不重要。既然如此，我還寧願他們不要刻上你的名字。他最後終於讓步了。這都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他還是不願意鎮裡的紀念碑

# 每

年五月十日，賈桂琳都會送我花，就像在為我慶生，讓我每一年都很感動。我們倆很親，個性不同卻非常關心彼此，說來也只剩下我們倆了。五月十日是我在特雷津被俄國入解放的日子。我在這一天重生。我知道賈桂琳做這件事，不僅是為了我，也是為了她父親。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我。我受不了她的急躁，那副要我好好過日子忘掉一切的樣子。我這麼倔強，試著第二次尋死。

然而在集中營時，我是多麼努力活下來。我從未讓自己有過死亡就是安息的念頭，也從未讓自己變成那個跑去觸碰電網尋死的女孩。她不是唯一一個，我們常講「上電網」，代表能死得快一點，被電死或死在哨所的衝鋒槍掃射下，直接掉進鐵絲網前已經挖好的深壕溝裡。我從未放棄活下去的意志，從未像那些輕忽怠慢、對自己的身體漠不關心而緩慢朝死亡前進的女人。她們開始不再多留一點水在飯盒裡清潔身子，不再進食，縮著身子。我們稱她們為「穆斯林」，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又是一個波蘭人發明的用法，可能是因為她們蓋在頭上的布。她們很快就比我們還瘦，不再有工作能力，於是便被送進毒氣室。我撐過去了。我戰勝了疾病，也戰勝了讓自己完蛋的念頭。我為了讓自己更像猶太人，第一次守了贖罪日齋戒，在親衛隊面前表現得更為尊嚴。我發展出一套活下去的策略。可能當我還在火車裡的時候就開始了。你還記得嗎？清晨，當火車緩緩停下，在一片沉默中抵達集中營時，我爬到某人的肩膀上，從天窗看到一群女人五五並排前進，穿著看起來一模一樣的裙子，圍著一條紅色頭巾。我說：「我們在這裡有衣服穿。」在這個反常的情境裡，比起你或其他人的沉默，我寧可用在正常世界裡的文明話語來解釋眼前發生的一切。我已經開始反

抗。當車門開啟時，我聽到穿著條紋囚衣的流放犯悄聲對我說：「把小孩給老人們，說妳十八歲了。」我在德朗西時剛滿十六歲，個子比同輩都嬌小。一名親衛隊扒開我的嘴巴，檢查我的牙齒，連續檢查了三遍，我騙他自己已經十八歲了。

為什麼重回人生之際，我卻活不下去呢？就像是經歷好幾個月的黑暗之後，一道炫目的光線顯得特別刺眼。人們希望所有的事情重上軌道，他們想搶奪我的記憶，自以為很有邏輯，覺得一切就像輪迴一樣，可以重新來過。他們都瘋了，不只是猶太人，全世界都瘋了！戰爭業已結束，卻還繼續啃咬著我們所有人的內心。

我很希望告訴你一些好消息，告訴你我們即使歷經恐懼，也等不到你的歸來，還是好好地振作起來。但是我沒辦法。你要知道，我們家並未幸免，就這樣崩壞四散了。你為我們所有人做了這麼大的一個夢，我們卻遠不及你的期待。

亨利的婚禮結束後，我們留在巴黎，住在孔多塞路五十二號三樓。我們漸漸拋棄你心愛的別墅。它成了度假的地方，甚至懲罰的地方。每次我不舒服，媽媽就會把我送去，像是要把我浸在你的權威和你的夢想（也可能是她的夢想）之中。我們在一九五八年把別墅賣了。

你應該回來的。我一直認為，對家裡來說，你比我更有回來的價值。他們需要一個丈夫、一位父親，而不是一個小妹。我知道這個推論很奇怪，但自從你在德朗西做了這個預言後，我一直認為你是用你的命交換我的命。當米歇爾和查爾斯叔叔來車站接我時，我在他眼中也看到同樣的結論。他等的人是我。我在前面跟你說過了。在比克瑙的時候，我都忘了他的名字，只把他當作你的一條腿或一條手臂，和你的影像連結在一起。米歇爾穿著他的深色絨毛短內褲，拖著一條木棍，前進時一群黃色小雞就跟在一旁喧鬧不休。你們穿過別墅四周的田地，他緊跟著你不放。對他來說，你被逮捕就像他被截肢一樣。他問你去哪兒了，人們恐怕是回他說你會再回來。但是在月台

上，他看到的卻是我。他還這麼小，還這麼脆弱。

很快地，他出現許多令人不安的徵兆，我們卻未能即時關心他。他在寄宿學校沒待很久，他把自己孤立起來，拒絕洗澡。媽媽只好讓他退學，交給亨芮特。我們排除他的痛苦，就像排除我的回憶一般。我們家在失去你之後，成了一個即使大聲呼救也永遠沒人會聽到的地方。米歇爾的青春期，有一段時間躲在聖傑爾曼區當個假文青，你的死卻挖空了他的內心，他的痛苦慢慢醞釀，愈來愈嚴重。他開始拿自殺開玩笑，成了躁鬱症患者。我試著去照顧他，但每次發作，他都將矛頭轉向我：他在我的信箱上畫卍字符號，或是在我的語音信箱裡留言，裝成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親衛隊的聲音大吼：「妳和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女士一起搭七十一號班車！」他甚至還在肩上刺了代表親衛隊的SS。他為了和你這個罹難者更親近，扮演起劊子手的角色。他痛恨為什麼是我陪你去，是我搶走他的位置，那是一個孩子希望追隨父親後塵的位置。無論如何，我聽到的就是這個意思。他不用去集中營就為此受苦。當他來到你死亡的年紀時，他吞下大量藥物和酒精，但這次的劑量讓他再也醒不過來。一個月後，我們才衝入他家，找到他的遺體。我們將他埋在巴黎郊區龐坦（Pantin）的猶太墓園。他總是說：「我要和我爸爸在同年紀死去。」

兩年後，媽媽也死了。亨芮特在媽媽過世後幾週也死了。

她在六十歲自殺。她和米歇爾一樣用藥混酒。她也是沒去過集中營卻為此而死的人。因為無法再和你說話、和你解釋、和你重逢而死。你不該把她趕出家門。戰爭剛開始時，她愛上和 she 通信的士兵<sup>(1)</sup>。這士兵不是猶太人，她怕你生氣，便偷偷嫁給他。你氣瘋了，把她趕出去。你不該這麼做的，就像你們不該讓她退學回家照顧剛出生的米歇爾一樣。她是這麼出色。我寫信給你的這個時代，婦女已經取得自己該有的位置。我很希望你能夠瞭解，讓時代動搖打破你的觀點，讓你聽聽自己女兒真正的想法，瞭解亨芮特、賈桂林和我的憧憬。亨芮特真的很勇敢，她加入了抵抗軍。我回家後才知道，我們被捕時，她便成

功地掌握我們的路線，知道我們被送去德朗西前，會先用巴士載去馬賽。她曾經嘗試動員她的組織成員，突擊巴士，解救我們。她想回家和我們一起生活。戰後，她離開了她的士兵，她為了獲得原諒、在家族裡重新贏得一個位置而拋棄了他。然而，已經沒有什麼好贏的了。沒有你就沒有家。

如果我們有一座你的墓碑、一個可以哭的地方，事情可能就簡單多了。假如你回來了，又弱又病，跟其他人一樣回家安息（因為回來不代表生還），在你臨終時，我們起碼還能握著你的手，直到它無力垂下為止；我們能夠日夜照顧你，聆聽你的掛念、你的喃喃自語、你的永別。這些足以讓我忘卻至今仍

掛在心頭的那封信，也能讓米歇爾平復下來，讓亨芮特安心，讓我們全部的人擁有同樣的影像作結。我們將誦念著「卡第緒」<sup>(2)</sup>，闔起你的雙眼。幼年時，我們就明白什麼是死亡和喪禮禮儀，那些黑色旗子伴著靈柩車緩緩穿過街道，我們經過時心懷敬意。我們當年比現在的人還要堅強，你知道現代人怕死怕得不得了。但不是死亡帶走你，是一個巨大的黑洞，我看過它的深處和煙霧。它還在燃燒著，幹著那骯髒的活兒。戰爭結束了，它卻好像還吸取著我們的精氣似的。

米歇爾和亨芮特都因為你的消逝而死。他們永遠少了你的話語陪伴，告訴他們自己在這段歷史和人生裡的位置。我有你

的信。我是生還者。我知道你在哪裡死的、又是為何而死。我有一小段關於你的回憶，那只屬於我。你最後的步伐、最後的話語，即使我已經忘了，還有你最後的動作最後的吻。

那天晚上，我們倆往庭院深處跑去，法國民兵<sup>①</sup>躲在門後逮捕我們。我們一起被運到了亞維農的聖安娜監獄。你在那親我的臉，說我們要試著越獄，你寫了很多信給媽媽，幸虧一名奧地利籍的德意志國防兵帶出了其中一封信。他看到我們來的時候哭了，因為我讓他想起他的紅髮小女兒。他跟你說：「你們要去的地方是回不來的，要逃就趁現在！」有一次，我們兩個有機會在室外的廁所相遇。我也知道你的牢房在哪裡；

當我在走廊用抹布擦地的時候便高唱義大利歌曲〈我的太陽〉（O sole mio），讓你聽到我來了。我也會唱一首女童軍歌曲：我們只看到天，我們只感受到太陽。再會，再會。我們去找風，山路還很長。為什麼我還記得這首討厭的宣傳歌歌詞，卻記不得你最後的每句留言呢？

Et tu n'è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我猜自己從未向你吐露過我在聖安娜牢房牆上刻的句子：知道能不幸到這種程度，也算是一種幸福。我不知道後來被關在那間牢房的犯人會怎麼想，那些戰犯或是在和平時期被關進去的犯人會不會認同我的看法，他們是否瞭解那句話真正的含義。因為我想說的幸運，是能和你在一起。我還不知道自己會被送往何方。巴士將我們載去馬賽，火車的三等車廂把我們載去德朗西，滿載一千五百名流放者的七十一號班車，再把我們運去奧許維茲—比克瑙。你和我以及六十幾人，和一堆毫無用處的行李箱擠在運牲畜的貨車裡。一天剛過，我就大喊口渴，一個男的賞了我一記耳光：「這裡大家都很渴，給我閉嘴！」你沒有反應。你是對的，我學到教訓了，我們正朝著恐怖前進，我應該要習慣的。但我一直重複說這句話。戰後，儘管我依然恐懼毒氣、焚屍爐，身上和心裡留著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疤，我還是一直重複這句話，想法也愈趨清楚：我真的很愛你，我好開心能和你一起被流放。我還可以繼續說下去，因為歲月流逝，集中營在我生命中製造的陰影已經和你的缺席混淆在一起

了。我最痛苦的事，是不能和你一起活下去。

你的肖像現在就掛在我房間裡。媽媽死後，我繼承了下來。這是一張三〇年代的照片，無從看出你的中等身材，只看得到你穿著深色條紋西服的上半身，看起來很強壯。我將它安置在五斗櫃上，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張斜躺的裸女素描，慵懶地對你笑。我讓她來誘惑你，這樣你就不會一直看著我，我可以自在地在你面前更衣。

我不喜歡我的身體，它彷彿還背負著男人投射在我身上的第一道目光，那是一名納粹。我從來沒有在他人面前裸體過，

而你，  
沒有回來

Et tu n'es pas revenu

特別是我年輕少女的新生肌膚正在長胸發育的時候，家裡對節操的要求特別嚴厲。脫衣服對我來說，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與死亡、仇恨、門格勒冰冷的眼神連結在一起。這個魔鬼負責挑選人，拿著拐杖指著我們，讓我們在原地裸體轉圈，然後決定誰能活下來。我在抵達及離去的時候，應該都被他審視過，別人告訴我：「那是門格勒。」我不知道他長什麼模樣，戰後才在照片上認出他來。他有一頭梳得整齊俐落的黑髮，連一根頭髮都不能亂，微微偏一邊斜戴的帽子，那雙可以把你刺穿的雙眼，要你往右或往左排，我們根本不知道其中哪一排是死亡隊伍。每次要去門格勒和他那群輕蔑不屑的親衛隊醫生團隊面前接受評定前，我都會捏紅臉頰，試著將傷疤和感染潰爛的癬子

藏起來，我想要呈現一具仍然強壯健美的身體。

我的腳趾因為凍傷而永遠麻木。手臂和大腿上留有感染後的白色圓圈，圈裡的皮膚又薄又軟。我的頸背上長久以來都留著被棍棒毆打的疤痕。如果我維持乾扁瘦小的體型，那是因為我常在鏡子前想著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必須保持苗條細長的體型，好讓自己不會在下次檢查時被送去毒氣室。」

我沒有孩子。我從來都不想要。你絕對會因此責怪我。女人的身體，我的身體，母親的身體，有著會鼓脹又消下的肚子

的其他人的身體，都被集中營扭曲了意義。我厭惡肉體和它的彈性。我在那裡看到凹陷下沉的皮膚、乳房、腹部。我看見那些女人的身體凹折、起皺，直到瘦骨嶙峋，令人生厭噁心，直到被送去焚屍爐為止。我討厭我們之間的擁擠混雜、被侵犯的內在和醜惡、被推進毒氣室時最後的身體接觸。我們就是對方的鏡子。我們四周的軀體警示著我們的下場，我們不禁責怪起自己正成為的那個模樣。沒有人來月經，有人猜想他們可能在食物裡添加溴化物，以致生命週期就這樣被打斷了。母性不再具有意義，第一批被送往毒氣室的就是嬰兒。不管怎樣，美貌有時好歹還撐得住，有些人跟其他人相較，就是有本事能保持住身材。後來成為集中營副監督員的波蘭罪犯斯湯妮亞，對我



的朋友西蒙娜說：「您太美了，命不該絕。」直到我們再也認不出彼此的身形，美貌和醜陋都混雜在一起。唯一的差別是，誰堅持活了下去，誰放棄了去送死。我堅持下來了，但我沒有什麼好教給孩子，我甚至受不了兄弟姐妹或朋友的孩子。

我要認識很多新的人，才能適應我的存在，接受我自己。

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愛人。我像是被倒進一個模子裡一般，被倒進另一個時代、另一段生活，倒進許多段我們不會向父親述說的戀愛故事中。我投身於毀滅過去的鬥爭和革命之中，來讓自己存活下去。

漸漸地，我也適應了我所處的這個時代，適應這代人的亂七八糟，並且有了青春的感覺。即使仍在困惑中，我還是希望能稍作改變。我希望讓自己消失在另一段更深廣的歷史中，我想要探索世界、學習，讓自己開心一點，在聖日耳曼德佩區的小酒館裡，參與一段又一段沒有止境的對話。我從我們住的孔多塞路搭85號公車到拉丁區，那裡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但也有像我一樣迷失的人。我感覺得到內心顫動著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就像在伯根—貝森的雪地上凍得打哆嗦時，想要唱歌的欲望。

我想要遠離比克瑙，再也不提它了，還將手臂上的編號藏

起來。我總是跟朋友朵拉在一塊兒。她也被流放過，在集中營失去了母親和小妹。我感覺到她不快樂，無論如何，不幸已經根植在我們內心深處了。為了讓我和不幸區分開來，我採取和朵拉截然不同的行徑。光是想到要進咖啡館就夠讓她緊張了，我則是一派神氣地推開大門，在那個年代，鮮少有女孩子會這麼做。我又看見我們坐在「杜邦拉丁」咖啡館，她畏畏縮縮躲在座位上，我則是直挺挺坐著。男孩子跑來和我們說笑，態度輕佻風趣，我陷入他們的笑話和瞎聊裡。我渴望沒有壓力的環境，認識更多新的人，這兩點總結了聖日耳曼德佩區的風氣。我們在那裡遇見未被戰爭奪去的人事務，雖然反猶太人主義仍方興未艾，最重要的是獲得聊天的機會。這兒龍蛇雜處，相當

有趣，有資產階級，有左派分子，也有失落的抗德游擊隊員。我身邊聚集一群各式各樣和我關係親密的孤兒；同時，我也足夠猶太人了，受夠從集中營遺留下來的擁擠混雜。我需要別的事物。

我絕對不敢問自己，你希望我變成什麼樣子。那答案太讓我害怕，媽媽的想法應該也一樣：盛大的猶太婚禮，再生很多孩子。她邊罵邊撕破我穿的長褲；那個時代，每個自由的女孩都這樣穿。只要有人來家裡，她就開始數落我。我是個讓人失望的女兒。我正邁向一種你絕對不會贊同的生活。

我還是希望你不會責罵我。在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後，你會喜歡我的自由。但是在內心深處，我不知道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我總覺得自己從未真正認識你。在我們可以彼此瞭解對方時，我們就已被拆散了。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森林散步，那時戰爭已經爆發了，你警告我關於男孩子的事。我正值叛逆期，而你又是如此嚴厲。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起衝突的。但我連這種激烈的吵架都沒有。我也想要甩門出去、再跟你和好的場景。之後，隨著時間流逝，再一起談論過去，撫平一切。

我一再細想究竟把你的信丟到哪兒了。會是因為我每天都換地方放的關係嗎？是更衣時藏在蒸氣浴室的長凳下面了嗎？

還是掉在伯根貝森？在特雷津？儘管我在記憶深處找尋這幾行被遺忘的句子，但我確定自己是再也記不起來了。它躲在我腦袋某個陰暗的角落，一處有時我會帶著無法分享的事情自己溜進去的地方，一處讓我可以繼續和你對談、如一張白紙的地方。我知道這些句子裡包含的愛，我會用盡一生去找尋。

# 我

已經不再使用你的姓氏，我很想念它。但我總是會加上「出生姓氏：羅森伯格」。羅森伯格的意思是山玫瑰或玫瑰山，是個很美的姓氏。我婚後冠夫姓，沒有一任丈夫是猶太人，但請你不要責怪我。第一名叫法蘭西斯·羅立登。有一次，我在別墅的路上從腳踏車上跌下來遇到他，他扶我起來，我們很快就結婚了。他是工程師，夢想去國外，希望我能陪他同行，但我一點都不想生活在這些被殖民的國家、大量徵人的工廠裡，也不願當白種人老闆的妻子，而且我不想離開巴黎。他去了馬達加斯加，我當時仍泡在政治和文化熔爐的聖日耳曼區療傷，不停地打雜工，直到有了一份電視台的工作。我一直沒去找他，婚也是分開很久之後才離的。但因為工作需要，我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一直保留著夫姓。我必須承認，這讓我省下很多麻煩。戰後，反猶太主義仍然盛行，用羅立登這個姓，還是比羅森伯格方便許多。我的第二任丈夫是尤里斯·伊凡斯。我可要好好地和你说一說他。

尤里斯大我三十歲，是荷蘭來的旅行家，還是詩人、藝術家，是個身材結實、頂著一頭白色長髮的男人，我們都叫他「漂泊的荷蘭人」。他跟你一樣出生在時代的轉捩點。他經歷了電影的誕生，是拍電影的先鋒，也是世界聞名的偉大紀錄片導演。他肩上架著攝影機，跑遍了全世界，講述西班牙內戰、工人鬥爭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他是一個心繫貧苦人民，總是為其

疾首痛心的男人。就像許多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藝術家，他為了反擊漸露頭角的法西斯主義，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他痛苦地看著蘇維埃政權搞爛理想，墮落成腐，但他從來沒有退出！我在一九六二年認識他，他在一部叫作《夏日紀事》（*Chronique d'un été*）的影片裡看見我。我在街上拿著麥克風隨機詢問經過的路人：「您快樂嗎？」我談到了你、集中營和你的死亡。這也是一種拍電影的手法，讓人們公開吐露自己的經歷。家裡很不諒解我的行為。一個姑姑宣布：「不要去看瑪瑟琳演的片子。」尤里斯看著我在片中露出編號，不帶一絲哀傷地述說你是怎麼離開的。但我沒有說我過得很好。尤里斯認識那部片子的導演，私下認真地對他說：「如果我遇到這個女孩，我可能會愛上她。」事情經過就是這樣。我們再也沒有離開過彼此。

於是，他知道我的故事，也就是你的故事。我們很少跟彼此提起。我們有自己的相處方式，不會讓彼此受傷。我們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勒拿九頭蛇，儘管只有兩個頭。我們一起旅行，一起拍電影，一起夢想著未來。尤里斯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我們兩個的共同點就是清除世間的雜質，用他的理想主義標準來看，這句話說得有點過頭又流於空想，卻是真心話。我們被現實所困，又想在歷史上留名。這只有在比克瑙當過 Stück（肉塊）的人才會懂。

但我要跟你說的是一個你不瞭解的時代。想像一下在奧許維茲之後的世界。求死後，隨之而來的便是求生的本能。當失而復得的自由感染到整個地球，並且繼續為其抗爭。想像一下，以色列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建國了！我是這麼的想你，想到你會有多開心。你一直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你捐款給猶太基金會，讓他們買回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你夢想著未來的國土，自己也買地，而你的兄弟已經幫你占好了位置。如果你倖存下來，你會帶我們去那兒嗎？你會出售那座已成詛咒的別墅，選擇離開去以色列嗎？我會跟著你一起去。一九四七年，我和一位女性朋友到猶太組織的辦公室，想一起幫助猶太人離開歐洲，去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國。我想要和他

而你，  
沒有回來

們並肩作戰，至少盡點綿薄之力。他們拒絕了，因為我們還未成年。巴勒斯坦已經有很多從集中營死裡逃生的人，我猜他們也不知道該拿這些人怎麼辦。我們只是年輕心碎的女孩子。

大環境提供了許多逃離的路線。以色列建國時，其他被老舊歐洲勢力殖民的國家也一個接一個挺直了腰桿，宣布獨立。我很熱中於這些因獨立建國的震盪而引起的無盡爭辯。我想，反正自己也沒什麼事情好做，倒不如為別人做點事吧。就我這代人而言，阿爾及利亞起義就是最好的一個誘因，對自身來說更是一種考驗。我積極參與非法活動，深入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網絡中心，巴黎的公寓也遭到警方搜查。我因此拍了《阿

爾及利亞零年》(Algerie, année zéro) 這部屢遭禁播的電影。我愈是要求他們補償，就愈感到自己得以一償宿願。我終於找到自己的尊嚴和位置。阿爾及利亞人是阿拉伯人，我是猶太人，但沒有關係。我認為透過解放人民，無論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越南人，還是中國人，猶太人的問題終可自行解決。未來會證明，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卻蠢得堅信不疑。

早年我們剛被逮捕時，在聖安娜監獄等待被送去德朗西和比克璠之前，我常說自己是不信任人民的。我才十六歲左右，是個引人注目的戴高樂派。同房牢友是個抵抗運動的共產黨員，她問我為什麼不加入共產黨。我這麼回答她：「因為我不

愛人民，猶太人被屠殺就是人民搞出來的。」我講話的方式就像猶太人，只知道戰前的反猶太主義，還不知道正等著我的納粹屠殺。我的想法跟你可能差不多。赫爾曼叔叔、比爾舅舅在家裡的談話，我聽不懂。赫爾曼叔叔很驕傲自己是共產黨員，加入了國際縱隊，參與西班牙內戰，而比爾舅舅則是去和佛朗哥派打仗。但我猜，這些戰爭的結果是為了拯救世界，救自己，救我們猶太人，而且他們譴責你的溫和態度。我們豎著耳朵，聆聽倫敦電台說德國人用貨車的排氣管施放毒氣，毒殺被關在車廂裡的猶太人。比爾成了殉難英雄，他殺了一名偵訊他的德國蓋世太保的軍官，然後再從五樓跳下去自殺。

十五年過去了，我也在戰後遇到有關人類未來的問題。我沒有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火車站大廳讓我害怕。我拒絕入住任何附有淋浴室的旅館房間。我無法忍受看見工廠的煙囪。我們一輩子都感受到自己是倖存者，一生都感覺到這些恐怖。但是為了勇敢地活下去，我只能像我的叔叔舅舅們，不大理性地選擇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我和尤里斯一起去越南拍片，因為我曾逃離滅絕營，那些越南戰士十分尊敬我。我們也願意相信中國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那些戰前的報紙是怎麼形容中國。這個國度是如此遙遠，但尤里斯早就在當地拍攝記錄中國農民抵抗日本入侵的電影，

而你，  
沒有回來

也在那兒建立起深厚的關係。當共產黨掌控整個國家時，他和他們站在同一邊，衷心期望這一次的理想不會又像之前在蘇聯的時候一樣，被噩夢般的極端政權篡位。他帶我去那裡，拍了大概十五部電影，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歡我們的片子。在法國，我們成了這可怕的惡魔共產黨和它那幾百萬隻藍螞蟻的喉舌。我們希望在東、西方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梁。我們希望質問這個企圖改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中國社會，我們嘗試傾聽這些中國人的聲音，而不是他們的領導人，我們太熟悉那些審查及偏差的手法了。我們甚至徒勞無功地追逐革命的概念。我們的電影題材就來自中國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



我應該就是一個容易受影響的女人吧。尤里斯吞食了我。

但我的確需要依賴一個會為我做決定的強壯男人。他就是我未能畢業的學校。他能拯救我的愛情，他代表我喜新厭舊的性情。他就是你不在的解藥。我常常和他意見相左，但我還是會跟他談。我喜歡革命的想法，但我不是共產黨，我和法國共產黨打了幾個月的交道後，拔腿就跑，因為我不願意支持可怕的蘇維埃政權。我在尤里斯腦中種下質疑的種子。他在回憶錄裡寫道：有著相同憧憬、相同反叛、相同正義感，且如此親密的兩個人，在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怎麼會如此遙遠呢？對我來說，現在正是將事情好好做個整理的時候，試著瞭解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很喜歡他這幾句話，一語道出我們倆的互補之處，

我們做過的蠢事與真誠性格。

而你，  
沒有回來

跟死人解釋這些又有什麼用呢？他錯過了好多個年頭、好多個國家、好多人、好多電影，好多他永遠也不會知道的事。有一天，我甚至很驚訝地發現自己正大聲地和你聊中國。一個人在巴黎的公寓裡自言自語，我告訴你，中國有好幾間知名大學開設了猶太文化和塔木德<sup>(1)</sup>的研究課程。我試著找出中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以及相似處。我記得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去中國。在學校，老師要我們將巧克力的鋁箔紙收集起來，送給遭逢饑荒的中國小孩。戰後，我很喜歡去一間第五區的書店，裡面有許多用骨籤扣住的古籍函套。我第一次在中國吃到水餃，

很像媽媽做的猶太餃子。我跟你提起這件事，似乎是為了更確認自己的行為。其實我只是自言自語。長久以來，我在沒有你的世界裡，一頭栽進幻想之中，將內在凍結，讓自己什麼都不想，逃離。我就這樣遠離了你。

Et tu n'es pas revenu

尤里斯逝於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起義的時候，他對這些學生很有信心。即使在病榻垂危時，他仍問著：中國如何了？我們和全世界一起呼吸。血腥坦克鎮壓反抗學生的時候，尤里斯走了。他的夢想成了噩夢，而他就是受害者。義大利《共和報》（*La Repubblica*）寫道：「鄧小平最後的惡行就是殺了尤里斯·伊凡斯。」他的逝去壓垮了我。亨利對我說：「妳最後還是嫁

而你，  
沒有回來

給了妳的父親。」他說的是「妳的」父親，而不是「我們的」父親。我聽到的當下很震驚。再次思量，我想他並沒有取代你，你的位置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他不算我的保護者，我照顧他就像他照顧我一樣。我們是兩個藝術家，兩個孤僻的人。但我確實嫁給一個跟你同年代的男人，他跟你一樣，繼承了狂熱的十九世紀相信歷史會像機械一樣進步、前進的看法。你也一定會喜歡我愛的這個男人。尤里斯一定也懂，但他從未和我聊過這些事。輪到他徒留我一人活在二十世紀的廢墟當中。

他的攝影師朋友亨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拉開一卷底片，在下面寫了一段給他的留言。他交

給我保管，說：「隨妳想怎麼處理吧。」我沒有打開來看，我認為那是給尤里斯的，我把它放在他的口袋裡，讓他不要那麼孤單。我自己則放了一個地球儀，代表這個我們一同跑過和夢想過的世界。然後我就讓人將棺材蓋上。

之後，也沒有特別決定要這樣做，總之我又重回到你這兒來。這是在一九九一年華沙電影節時候的事情。我受邀前去介紹我們的最後一部影片《風的故事》（*Une histoire de vent*），我們拍攝的時候就知道這將是最後一部片子了。尤里斯在找風，找風的呼嘯聲，故事說，風就是大地的呼吸。我起初拒絕了這項邀請，我不想再踏上波蘭一步。在他們的堅持下，我才

勉強答應出席，唯一的條件是讓我去參觀奧許維茲—比克瑙。

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們曾經距離彼此這麼近。我走在你那一邊，穿梭在奧許維茲營區的木板營房和宿舍之間。我從沒來過這裡，也不知道你在哪一區，沒有任何判斷的指標。只好去找你塞給我洋蔥和番茄的地方。那是在一條路上，但是哪一條路呢？我找不到。於是我去比克瑙，我最清楚細節的地方。我看到一隻狐狸睡在焚屍爐的廢墟上。當地居民騎著腳踏車從那裡借道走捷徑。我撿起埋在土裡、集中營交響樂隊使用的生鏽琴架，還有一支在不久前的過往曾經如此珍貴的湯匙。景象原本是空蕩蕩的，記憶一下子湧上心頭，氣味、尖叫、狗，法

蘭索絲、瑪拉，被火焰染成紅黑色的天空。我找到我的木板床，躺了上去。

十年後，我拍了一部有關這些回憶的電影。我希望穿過鏡子，鑿穿一條通道，到達大家只能想像卻無法親身經歷的比克瑙。我不確定是否成功達成我的目標。要怎麼傳達那些連我們自己都不知該如何解釋的過去呢？我要求飾演我的角色的女演員安努克·艾美（Anouk Aimée）躺在木板床上，說出那句給你的話：「我是這麼愛你，能和你一起被流放也是一種幸福。」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我現在已經八十六歲，是你死亡年齡的兩倍。我是一個老小姐了。我不害怕死亡，也不會驚惶失措。我不信上帝，也不相信死後的世界。我是兩千五百名集中營的生還者中，仍活著的一百六十人之一。我們曾是那七萬六千五百名從法國送去奧許維茲—比克瑙的猶太人。有六百五十萬人死在集中營裡。我每個月和生還的朋友們聚餐一次。我們已經可以侃侃而談在集中營發生的事，自有一套笑鬧的方式。我也遇到了西蒙娜。我在咖啡館和餐廳看到她偷偷將小咖啡匙放進包包裡。她當過部長，是個在法國擁有社經地位的女人，地位如此崇高，卻還在怕要用舌頭去舔比克瑙那難喝的湯，而囤積毫無價值的湯匙。世界上的其他人能否瞭解集中營在我們身上留下的長遠影響？

這些影響將一輩子纏繞著我們，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今日，無法言語的哀傷梗在我的喉嚨。我常常動怒。我不知道怎麼脫離在我十五歲時就把我綁架了的外在世界。這塊用各種社群團體和極端信仰拼湊成的醜陋馬賽克，當外在環境的情勢愈火熱時，愚民政策也更加猛烈，愈是仇視猶太人，問題又落到我們這些猶太人頭上。我知道現今反猶太主義已經無法改變，就像日復一日的浪潮，即使年代不同，但永遠是同樣的仇恨話語、同樣的暴力。像你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早就預言過這一切永遠不會消失，它已經深植在人類社會中了。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從二〇〇〇年跳到二〇〇一年、世紀交替之際，發生了一件我無法想像、也很難對早已離世的你敘述的恐怖事件：兩架被恐怖分子挾持的飛機，撞上了紐約的兩座摩天大樓。全世界都守在電視機前，看著大樓被撞得粉碎。我目睹那些人從窗戶跳離火海，內心煎熬，但忽然一切都明朗了，我仍有的錯覺就像死皮一樣掉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恐怖喚醒了恐怖，但從九一一這一天開始，我忽然理解自己堅持當猶太人的理由。彷彿直到那時，我一直在這個問題上鑽牛角尖，最後才領悟到我最強韌的地方就是身為猶太人。

我覺得自己是你那瘋狂夢想的繼承者，是你的期望的延

續，當你的希望胎死腹中時，我就是那新生的孩子。你夢想去美國。而我第一次去紐約時，就被這個城市深深吸引，再也不想離開；我這才瞭解我還在繼續你的流亡路程。你夢想以色列，以色列建國了，我每次去都覺得很自在，但它不是我們憧憬的和平國家。從以色列建國的那一刻起，便戰火連綿。戰爭通常都有結束的一天，但以色列不是，因為猶太國從未被周遭的阿拉伯國家接納過。它的國土輪廓模糊，緊張局勢一觸即發。只要這個現象繼續存在，就愈該質疑以色列，歐洲民眾的意見也是如此。《歡迎來到維也納》（Welcome in Vienna）這部敘述歐洲猶太人歷史的電影中，有一句對白一直迴盪在我的腦海。其中一個猶太角色說：「他們（那些歐洲人）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們對我們造成的傷害。」我一直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然而，現在發生的這些事和我聽到的消息，讓我愈來愈痛心。我不想評論誰對誰錯，我雖然沒生活在那裡，但我不會懷疑以色列的權利，我永遠不會接受有人想要摧毀以色列的想法。我繼續追尋你的夢想。

你選擇了法國，它卻不是你夢想中的熔爐。情勢再度緊張，我們被稱為法國的猶太人，法國也有穆斯林，我們現在又起衝突。這讓我很難過，因為我兩邊都支持，總之我支持自由。但我最近又聽到很多威脅的話語，像是從遠方傳來的回聲，我聽到他們喊：「猶太人去死！」「猶太人滾出去，法國不是你

們的。「讓我想從窗子跳出去，一了百了。每一天我都失去信念，失去一些細微差異和一部分回憶，我懷疑自己過去投身參與的政治事務。我看見警察看守在猶太教堂和猶太小學前，但我一點也不想當那個被保護的人。」

因為你要我活，我就活了下來。但是我用我在集中營學到的方式活著，過一天是一天。這當中也有過美好的日子。寫這本書給你，讓我感到舒坦。光是和你說話無法撫慰我。這本書讓我緩解緊緊心頭的事。我想要逃離世界歷史，逃離二十一世紀，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史羅因和他親愛的小女兒的世界。藉此，我回到了童年，回到我被剝奪的青春期；這在我這個年

Et tu n'es pas revenu

而你，  
沒有回來

紀是很正常的。

兩年前，我問亨利的老婆瑪麗：「我們現在也來到生命的終點了，妳覺得我們從集中營回來是一件好事嗎？」她說：「我不這樣想，我們不應該回來的。妳怎麼看？」我無法說她是對還是錯，我只說：「我跟妳想的差不多。」但我希望在臨終前，如果有人再問我同樣的問題，我會有勇氣說：這是值得的。

LOCU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而你，沒有回來 / 瑪塞琳·羅立登-伊凡斯  
(Marceline Loridan-Ivens) 著；蘇禎怡譯.-- 初  
版.-- 臺北市：大塊文化，2016.12  
面；公分.-- (mark ; 124)  
譯自：Et tu n'es pas revenu  
ISBN 978-986-213-758-1 (平裝)

1. 羅立登 (Loridan, Marceline, 1928-) 2. 回憶錄

784.28

105021416